

# 「一棲」報人陳錫餘

(本文插圖刊第51頁)

●老沙 (本名鄭炳森，大學教授、影評家)

## 初識他時三十多歲

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，香港珠海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兼新聞系主任陳錫餘教授逝世於寓所。傷悼中，與他相交四十多年的人與事的影像，一幅又一幅地閃映於眼前。

我初次見到錫老的時與地，是民國卅一年在粵南湛江市寸金橋。那時，我雖年少，但已經歷過一段難忘的流亡報人的生活。

「你是廣東人嗎？幸虧你是，否則……」

錫老當年看來不過卅多歲，他笑着由國語改講粵語的我，聲調由輕柔而轉為尖高，表達了他的驚奇，也顯露了他的欣幸。因為，他有過逃難的經驗。他知道，由淪陷的香港再經過廣東淪陷地區而進入內地，在日軍嚴密管轄之下，是很容易通過的。當年，我是香港國民日報撤入內地的京滬報人中的唯一粵人。我雖年少衝動，但有擔任「特殊任務」的能力與條件。

三十年十二月廿五日，香港淪陷。因避日軍砲彈轟擊而由擺花街遷至皇后大道華人行，改以平版機印報的國民日報，在廿六日晨仍繼續發行至最後一張以後，同人才分散隱蔽。經過半個月籌劃之後，就趁日軍強制疏散居民，「遣送還鄉」的機會，登記為返鄉的「良民」。

於是，我暫別遲撤的家人，做了還鄉廣東「良民」的代表，帶領由社長至排字工友，連同眷屬老幼共卅餘人的「難民團」，冒險返鄉。

冒充非「外江佬」易，只要會裝啞吧就行。因此，大家在被日、僞軍槍托推撞跌落「大眼鷄」(大型的載貨帆船)的船艙時，都悶聲忍痛，連孩子也不敢哭。但其它的一些意外危險，仍使悶在黑艙中的我們就心。如果大木船因超載而沉沒珠江；人被發現身份而被拘留；過關偷渡時被查覺而「當場格殺」；在各地匿宿時被人告密……

幸運！全隊安抵我的家鄉中山唐家灣，再下石岐，穿過三角洲，再轉西江……除了一路忍辱向日軍鞠躬，食宿不安，腳腫骨痛之外，連偷渡也安然通過，沒有遭遇性命交關之險。我負責押運行李，每日天泛曙光即起，快步跟隨挑夫，日行百里，踏破草鞋兩對，抽煙兩包，每餐啖飯三大碗，竟毫無苦勞之感。我當時覺得，能有機會如此勞苦已筋骨，是有意義的，何況更參與了這次「偉大的逃亡」，完成了任務。

## 跑新聞要比別人快

「我也能走長途，所以跑新聞比別人快！」  
身高腿長的錫老，站在新搭的茅蓬大屋裡，

對當年廿歲的我說了這麼一句。他人雖瘦削，却精力充沛。我們站在灰泥的濕地上談話，他要我幫忙，為剛才「出爐」的大光報湛江版做些編寫工作。「做報人不能太閒，稍一鬆閒，就會脫節……」

錫老說着站了起來，「居高臨下」地拍拍我肩膀。

當時由桂林奉派到湛江，協助中宣部閩粵區宣傳特派員汪公紀先生的我，剛展開工作。因辦事處的茅屋尚未搭蓋，我暫宿於大光報，反正也不會到廣州灣去過法國風情的夜生活，所以就又投入「剪刀，漿糊，紅筆」的編報工作。

受過油印報訓練的我，早就有了戰地辦報的心理準備，因此工作環境雖然變了，工作的興趣與熱誠還是一樣。不過，印報器材的倒退轉變，却令我的辦報經驗「突增」；如今說來，也會令電腦時代的報人覺得新鮮。

鉛字，是由挑夫一擔又一擔，經過長遠「難途」，一批又一批地「逃」來的。對開平版印刷機，是「肢解」之後，由重變輕，分擔挑來的。當鉛字歸上新架，平版機重新拼立之後，民初時代報紙印刷的規模就具備了。材具雖轉復落後，但在愛辦報者的眼中，它們卻像慎重運來的故宮瑰寶。

## 草紙。桐油加顏料

紙張，內地出版的報，早已告別了白報紙；我在撤離香港之前，已看過由重慶寄來，不能濕指翻閱的草紙書。這種四川產造的「熟料紙」，已屬質佳的草紙；粵南買不到，我們只好搜購廣東人愛用的「玉扣紙」。這種草紙，比上海一般人用的粗料便紙好得多，較薄而又算得平滑；但使用它時，仍會令人覺得如身在廁所。雖然如此，但在當年僅存海口的廣州灣，仍不易搜購。

油墨，英國油墨當然好。但紙張不能配合，印刷一樣不佳。省着用，在國產油墨出現之前，只好摻拌一些湖南名產的桐油，再加一點上等的黑色顏料了。

如此如此，萬事俱備，却沒有強大的電力。夜間工作的編輯部，沒有電燈而用打氣的大光燈（煤氣燈）。氣燈不濟，可改用於利於眼的油燈。但印刷機的馬達無電不動，爲了出報，只好「強渡最後之怒河」——大家奉獻腦力之後，再獻出體力。

人定勝天，也可以勝電力吧！

平板印刷機上的那隻本用以牽繞馬達皮帶的巨輪，變成人力時代的巨輪。巨輪上裝了兩支相對的粗木柄，由兩人合力搖動，平板機就活動起來，報紙就在不斷的「恐龍的嗒！」聲滾壓出來了。

## 搖機表達辦報熱誠

我第一次出力搖機，看到報紙，看到我寫的

「每週時事述評」，當然非常興奮。可是，也參加搖機的錫老警告我，兩人搖動機器時，要出力專注，才得快速而合拍地互相交棒與接棒，否則，手會被飛輪打痛，門牙也會被飛柄擊落。錫老也參加這項勞力工作。如非親見，很難相信他竟是這樣的一個精力充足，不怕勞苦的報人。白天，他督導報紙發行到粵南各地的業務，下午撰稿，晚上主持編務，直至凌晨看完大樣之後，還要分擔人力馬達的苦工。他不是「做秀」；除了分擔勞力，免使兩位搖輪壯漢過勞之外，他說：

我要表達我的辦報熱誠，也趁便做熬夜後的運動，增強體力。大光報還要辦許多分版……

錫老一興奮，聲音就高尖，而帶出廣東化縣的鄉音。這位少年耕讀，做了記者之後才讀完大學的報人，我不知道他是否愛打籃球，因為他雙手搖動飛輪時，就像一位籃球健將，在運球飛舞。

## 沒有罵人的「機關鎗」

有人說，錫老愛罵人，罵人的語句連珠而發，聲勢如機關鎗。

我沒有見過他罵人，祇常聽過他嚴肅發言時，音量放大的尖高音。但如非演講或參加座談，他的聲音還是輕柔的。在寸金橋時，他常跟學識廣博的汪公紀先生談論時局，討論文化與宣傳的結合。這兩位不嗜菸酒的文人，茶談進行於細語輕笑中，這種少見的清和境界，使旁聽的我也爲之浸入而受了感染。

「機關鎗」的誤會，來自他的鄉音。愛開玩

笑的朋友，常學說廣東的「南路話」，而套用橫蠻軍閥的那句：

「一鎗打你嘍響，打兩鎗；兩鎗打你嘍響，打三鎗……」

由於粵南話異於廣州話，而「鎗」音似國語的一聲，如故意將之尖提，連續說出，就會不斷發生「鎗」與「響」聲。三鎗之後如果再打下去，那聽來就更有「笑果」了。

## 韶關又見到他與報

湛江淪陷，在寸金橋出版而發行網深及敵後的大光報和南商報，又停刊內撤。我完成最後任務之後，獨自步行或乘粵南特有而又類似四川「滑杆」的轎子，幾經轉折而抵廣東的戰時省會韶關。

我落腳於黃田壩的一間破木屋裡，屋小人多，雖不寂寞；但加入中山日報的編輯工作之後，每天凌晨下班獨自返「家」的路程，却是艱辛而又恐怖的。因爲，郊區雖便於避警報，路途却又難行。我每天下班後，都要手提風燈，在河邊的亂石暗路上踽踽而行。等到腳底發脹腿骨扭痛，完成兩里的「短征」之後，才又轉入一條曲折穿過兩旁遍佈舊墳與破棺的荒徑。最初幾天，在風燈閃映中看到墓碑迫近，眼見破棺黑洞時，但覺心跳脚軟，連安定自己的口哨也吹不響。後來，由於白天也出入走慣，更知道連水塘上的小橋也是破棺材板，也就無所謂害怕，而暫安於這個「鬼域」中的「人窩」裡了。

這時，大光報已風行粵北。我再見錫老時，

他的第一句話是：

「我不知道你已經來了，可惜，搶不到你；能編能寫而又有幹勁的年輕報人。」

### 要堅持做報的毅力

廣東人稱「報人」為「報紙佬」，錫老認為太過市井氣，有損神聖工作者的崇高。在疏散過河時，很多「城裏人」愛到茶寮飲茶談天。因此我不時見到錫老，每次談及他自己少年時代的耕讀生活和苦學經過及報壇往事後，他都會勉勵我幾句：

「你雖年輕，却有許多可貴的經驗，要好好珍惜，堅持這份做報的毅力！」

「新聞記者就是新聞記者，職責雖有別，職位却無高低之分。如果心思用於權位的謀取，那就不必……趁早改行。」

身為報社社長的他，是由通訊社記者做起的。戰前，他奔忙於廣州與香港之間，採訪以快筆著名。他因常得獨有新聞而被同業讚美，也因此而受過官僚脅迫。但他的不屈服於閥閥，不受誘於利祿的鐵則與硬氣，始終不變，更為同業所敬佩。

錫老一心辦報，無意做官。他雖做過無官守的廣東省府參議，廣州市議員，但到期即辭卸。抗戰勝利後的憲政初期，他全力重整大光報，增出分版，將不必爭取而可得選的國大代表也讓賢了。

### 言教身教人格報格

在韶關與錫老分手之後，「蜀道難」的身歷，使我在人生道路上的經驗更為充實；而在重慶苦受日機轟炸期過後的四年，却又是我的「幸福歲月」。

我說的幸運，不是免跑警報與進防空洞；也不是又可以飽看電影與話劇，習寫評論；而是有機會接近許多名報人。當年，重慶中央日報社內有胡健中、陶希聖、陳訓念、王新命、錢納水、胡秋原、羅保吾、卜少夫……他們都是我的前輩，我的老師。我天天跟他們接觸，一起熬夜，一起進餐；也不時接受了各位的言教與身教；再加上社處的許多新聞界高人與名作家，使不時身臨於新聞界「風雲際會」的我，獲益良多，多麼幸運！

我將我的幸運故事函告錫老。年輕時代曾獲張季鸞先生賞識的他告訴我，這是一個無價的寶貴機會，勉我要好好把握，向這些前輩學習。

他認為，在新聞記者的養成教育中，師輩的言教與身教都很重要。因為有人人格，報有報格。報人如無新聞道德，如無報人操守，他的報辦得最「好」，也「好」不到那裡去。因此，他最初為他的母校廣東國民大學開創新聞系時，除了新聞的理論與實務之外，更著重成功報人故事的講述；希望學生走出校門之後，能做個有為有守的新聞記者，利國利民的報人。

### 不要忘記追求進步

抗戰勝利，我由軍中復員回到重慶中央日報社。剛脫下軍服，又奉命赴南京，參加南京中央

日報的復刊工作，忙碌而又興奮。

乘民生輪遊三峽，我並不心跳，非因聽不見兩岸啼不絕的猿聲，而是心懸於即將投入的新工作。因此，長江之旅雖使我得以重攬奇景，重嘗魚蝦。但我總覺得這些「附加趣味」，比不上我重展報人生涯的樂趣。

我個人編報藍圖的構畫，直至輪泊浦口時才暫停。載我到新街口的馬車，使我重新領略到夢寐已久的風情；比重慶化龍橋的小馬車美妙多了。更令我樂見的，是完好無缺的中央日報大廈，和那明亮寬廣的編輯部。

我放慢脚步，免使穿着軍靴的自己滑倒在磨石子地上。在編輯部跳舞似地兜了一大圈之後，我就直落地下室，去看那兩部輪轉印報的「明精機」，還有一大堆捲筒紙。當時國人自製的「明精機」雖不及歐美的製品，但對久歷「平板機印草紙報」沉味的報人說來，已覺得是「大轉變，很有「尖端」味了。

我將我的新工作、新環境以及我的「尖端」感受，函告已在廣州重整大光報，並忙於籌設分版的錫老。他雖工作繁忙，但仍堅守「有信必覆」的原則。除了為我的新工作而高興之外，他在信中勉我，不要放棄每一個能使自己進步的機會。他說，他最希望聽到勝利後的南京一遊，報導新政。為了加強首都消息的報導，也為了與廣州各新報競爭，大光報不時有特派員到京採訪，我也常做他們的嚮導。

### 我願為大光報效力

我很幸運，蒙馬社長星野賞識，做了被當年先進們認為最年輕（廿五歲）的編輯主任。但我自己認為幸運的，還是能躬逢勝利後的新時代，經手處理過許多大新聞。至於國大會議和總統選舉的新聞處理，我和同輩編輯們的合作成績，也獲得讀者與同業的讚譽。

錫老來信，欣賞我的工作努力，要我為大光報撰寫通訊並拍發要聞電報，因為當時中央社的周培敬先生無暇兼顧。我以為能為大光報效力為榮，一口答應。我雖新婚，但又起的戰亂，使我祇能在南京古巷的老屋中度過「靜靜寫稿」的「蜜月」。

徐蚌會戰，為了安心應付密集的工作，我先送走隨家人撤往衡陽的妻子。直至我被說服赴廣州轉臺，擠上擁塞的火車之前，我還打了一通長途電話給大光報。

身上疊穿多件寒衣，外套厚絨大衣並罩上雨衣的我，非因怕冷，而是想減少行李。結果是麻煩了朋友，他費了很大的勁，才把我推進了人滿的車廂。

在京滬夜快車上，我初次嚐到「站票」的滋味。再換滬杭甬鐵路，才有了座位。我已忘却杭州，未去夜遊。我心在廣州，因此轉上粵漢鐵路之後，雖祇能在車廂裏的人堆中立睡，我也快樂。車過衡陽，也曾以未能下車會妻為悵；但能如期抵達廣州，未誤公務，却已值回辛苦轉折三大鐵路的「票價」了。

## 改進編報工作程序

又見到高瘦的陳錫老，穿着拖鞋在破舊地板上走着，工作雖忙，臉上却仍掛着笑容。他側頭俯視剛登上三樓的我，柔音高提：

「地緣，人緣都有緣，你是廣東人呀！」  
我告訴他，南京中央日報遷臺出版，我正等候入境證件。

「無論如何，你又來了，正合我意……你在等待期間，可以幫我們做一件事，其實也是一件重要的改革！」

原來，一向注意京滬報紙版面安排與編輯工作程序的錫老，為了改善大光報的標題與版面，並減少新聞與副刊的錯字，在廣州版大光報復刊之初，就想展開改革。可是，他怕編輯與工務人員積習難改，推之不動，

「這種改革，需要一位陌生而內行的『壞人』來做。」

「你可以由參加編報開始，我全力支持你！」  
當時大光報的才子總編輯宋郁文（四年前病逝於港），與錫老合力拉我「上賊船」。

我由編國際版開始，改善標題與發稿速度，使排字工友減少「發財埋便」的空閒。

粵語所謂「發財埋便」就是「想發財的人請到裏面去。」戰時粵人賭風熾烈，大街小巷都有並不秘密的賭檔。排字房內也有牌九可賭，排字工友們隨時可以「到裏面去發財」。如果編輯發稿速度快，他們等稿的時間就少；否則，惡性循環一開始，排字工作就越拖越慢，日報就會變成晚報了。

工頭是位肥壯的「老行尊」，他走進編輯部

，向我這個新來的人瞪眼。我向他敬菸，然後在互吐煙霧中告訴他，要實行編輯下排字房監督拼版的新工作方式。他不以為然，說這種不由拼版人自由拼組的方式，會影響完成的時間；而且，編輯也不習慣。

「我習慣，我們試試看……」我輕鬆地說，不看他。

## 革除惡習新人新報

結果，在眾工友環視之下，在敬於與說笑的過程中，「老行尊」很合作，聽我安排，拼好了次序分明，標題均佈的國際版。完工之後，我沒有再聽見「粵罵」的三字經。

敦促其他各版的編輯，請他們快發稿，看拼版，看大樣時，他們的臉色並不難看，祇是像是有「苦難言」。原來，他們如果不看拼版，不看大樣，可以擲筆之後趕去吃早茶；而早茶之後大家又可以「發財」；就在茶桌上玩「羅宋」（十三張，打槍）到中午才回家睡覺，還可以跟來喝午茶的記者們繼續玩下去。

「浪費時間！蹣跚身體！這種惡習非改正不可！」

錫老的聲音雖輕，却表達了他的決心。他每晚都巡視編輯部與排字房，注意改革的進度。對於我推薦的那位負責實驗稿樣三校制度的校對長，也予鼓勵。

「讓你做了壞人，但好了報紙。辦報如做人，都要堅持原則，現在的大光報面目光亮如新人，我真要好好謝你！」

錫老如此高興，又如此客氣。其實，我該謝他。我謝他對我的賞識，對我的鼓勵，還有對我的支助。在我離穗赴臺之前，為大光報工作期間，曾因應付物價劇動而常向他「借米」，他一批就是十擔。那時，廣州報人薪金不以金圓券計算，而以每擔白米為單位，每擔約值港幣卅元。當時的總編輯待遇是每月廿四擔米。

### 為報業培養新力量

卅八年十月，我抵臺後即投入中央日報的編輯工作。由復刊初期的漏雨樓房到銷數直升後的寬大廠房，我在十年的熬夜生活中，除了新聞編輯之外，並創辦了「週末版」，兼寫「老沙顧影」而先拓了臺灣的電影批評園地。跟着又創刊「中央日報星期週刊」，補救了報刊篇幅不夠，「雜誌化」的不足。可是，這種有益讀者也有助競爭的做法，却引起雜誌同業的反對，縮短了這份可長期發展的週刊壽命。

時代進步，非短視近利者的手脚所能阻擋，為接受新的挑戰，我在臺灣的另一個十年，又投入了臺灣電視公司的創立工作，做了電視節目製作的開荒牛。

在這期間，我的電視工作雖繁，業務旅行雖多，但我還是抽取時間，撰寫影評與有系統的電影文稿；並犧牲休息時間，到各大學的影劇科系去講課。

五十九年十一月，我因電視業務赴港，見到早已在珠海書院創立了新聞系的錫老。喜歡請人飲茶吃飯的他，又向我發出聲音尖高的訊號。他

高興地說：

「你來得正好，我常向學生們提起你，可以為他們安排一場演講嗎？」

遵命。我為大家講完「媒體效果」之後，參觀珠海書院大樓。我當時覺得，大樓層層間雖如旅館，但學生却個個都像像是好學的「旅客」。我知道，珠海的「社會學生」很多，他們多是開計程車或店員的「打工仔」，為求學而在時間夾縫中穿梭；匆匆來去如過客，聽課却不肯少一分鐘。那些家道不錯的學生，學習也不鬆懈。他們都是未來新一代的新聞記者，也是香港報業需要的新力量。

### 一生廉儉樂助學生

上課時細聲講述的錫老，不死讀教條，也不唱高調。諄諄講授新聞理論與實踐之餘，他愛講成功報人的故事，激勵學生自尊自愛，勿受香港罪惡社會污染。

一出校門就闊蕩「報業江湖」的錫老，採訪不怕艱苦，護報不顧生死。民國廿三年，他赴福建採探閩變消息，驚動了新聞世界。廿四年，錫老得罪了廣州公安局長，泰然受拘。但他「不談當年勇」，從未向青年同業談及這些往事。記得有次在茶談中，論及報人心節時，錫老曾慨然地說：

「什麼身不由己？沒有這回事！由生活到工作，我都嚴格的自律，自己管束自己！」

他不做官，不怕官。卅四年獲政府頒授勝利勳章，他從未向人炫耀過。他默默耕耘於報業與

新聞教育，教育部授予的教授金牌獎狀，也未會廣示於人。

他一生廉儉，可見證於他的不願更新的衣鞋。在寸金橋時，我常見他吃佐以辣椒的粵南「三滾粥」。他不愛財，一再拒絕他校「挖角」的高薪。他待人誠摯，好友過港，必親為接待。記得有一次他匆匆趕去啟德機場送友赴美，竟遭扒竊，破財而未抱怨。

自幼苦學的他，也苦心於對貧苦學生的支援。他關懷香港的工讀學生，更私人獎助來自大陸的逃亡學生。這些有心向學的貧苦學生，錫老不但為他們付學費，更為他們解決食宿問題。曾受他長期栽培，而立足於香港的學生很多，目前在珠海任教的袁洸講師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### 愛國愛報始終如一

經過十年電視歲月之後，我因想充實電影實務經驗，擺脫人事纏絆，而於六十一年受聘入香港邵氏公司，又由電視人變成電影人（後又轉職嘉禾）。

「哈哈，你真是多采多姿，報人，電視人，電影人……現在你是三棲人物，我是一棲人物……」錫老一見我就這樣說，笑容自然，聲調又因興奮而尖高。

他的確是位「一棲」報人，愛國，愛報，始終如一。

「三棲更妙」，他接着說，「大眾傳播人就該這樣，融會貫通，才能靈活適應這個日日新的媒體時代……言歸正傳，我不說你也該知道了，

珠海需要你！」

當年的珠海新聞系，的確缺乏師資，除了錫老自己撐持之外，許多課程都有賴資深同業友好的支援（如李少穆、李少華、宋郁文、羅君實等）。但課程擴增後，電影與電視的課程就很難找到教者。

「電影界的人，目標是百萬票房；電視界的人，目標是分享高收視率的紅利。他們都瞧不起一小時百元的鐘點費……就算勉強請到大師，賞臉來上一兩堂課，他們祇向學生誇耀戰績而保持祕方……你如果能來，學生一定高興，他們都喜歡你……」

對錫老之命，我沒有「如果」。

於是，「三棲」的我，再加一「棲」，我在影視與寫作之外，又在珠海書院開課。週末下午休息與下班後的晚上，是我講課的時間。我的課是：電影批評、電影史、電影製作、電視製作，後來又講新聞史；並為社教系的學生講視聽教育，使他們懂得多元媒體的功能與製作。錫老高興，我更快樂。因為，我每次上課，課堂都因旁聽生的湧入而溢滿；而課後的討論，更常會延長到深夜的咖啡室。

### 不忘辦報不懈教育

在兼課的十年中，我心靈上的收穫，豐於影視上的實際收益。因為在九龍亞皆老街這座十層大樓裏，我分享到學生們純真的歡笑，也看到了他們的愛國表現。

重視精神教育的錫老，也重視學生的休閒活

動。他深知「浪費時間」的雀戰是港人的「標準娛樂」，所以在同人喜酌與學生婚宴中，他還是偶爾「忍看」大家在宴前的「開檔」之樂。

健行的他，喜歡郊遊，同學活動他都催邀教授們參觀。在港九有數的「燒烤區」中，他喜歡教學生如何用蜂蜜烤叉燒。我喜歡跟學生們比賽放風箏，曾被稱為「老頑童」。

不忘辦報，不懈教育，身在香港文化戰線上的錫老，認為文教當局應多培養與選用在香港出生的有志青年，參與長程的文化作戰。他不但悉心教導學生，而且在學生畢業之前，就為他們安排出路。他要學生把握實習機會，因為表現良好就是「職前訓練的成績」。他培植桃李的成績很可觀，今日香港各傳播機構裏，多的是表現良好的珠海人。大光報隨大陸之淪陷而停刊後，先任聯合書院新聞系主任，後任珠海教務長再創立新聞系的錫老，雖也曾任職於香港中南日報、大晚報、工商日報及香港時報，但他仍無日不想再辦大光報。記得在我離港返臺的一次茶談中，他又提到：

「如果我們結合起來，再加上一羣有衝勁的學生，就可以辦一份可讀的報紙，現在的港報祇會廉低價，賺廣告，取之於讀者而不用之於讀者……可惜……」

我知道，他仍有一批倉存着的鉛字，那該是他最珍愛的「遺產」了。

### 耕耘有穫可無憾矣

他遺藏的書籍當然很多，尤其是新聞方面的

書。他愛搜購舊書，更愛趕買新書。每次到臺北，他一定會抽空到重慶南路，選購新書，也為學生代購。他說多買折扣大，可以減輕學生的負擔。可是，這却增加了他雙手提書的負擔。七十三年春，在臺北的一次聚餐中，他以輕鬆的謙語透露了他的「八十高齡」，令潘煥昆兄、周培敬兄與我同聲驚訝。因為大家從未覺得他「老」；也不相信步捷體健的他已年屆八十。

因此，當他想獨力雙手分提兩大摞書回旅社時，我就跟他搶提。他堅持要自己提一摞，並囑我不要右手提重物，以免影響寫字。事事堅持原則的錫老，真有韌力，看他提書走過地下道時的輕快，走出地下道時藍天襯托出他的飄逸身影，我不禁輕聲讚佩；並向這位相交四十多年，是師亦友的忠貞報人祝福。誰知，這竟是我見到錫老的最後一次。在新聞田野耕耘六十多年的錫老，建樹太多；他在對人對事上，可記可學的也太多。對他的悼念，非短短輓語所能盡；而他的一生事蹟，也非我這篇亂文所能記。「一日記者，一生記者」，錫老做到了。長壽的他，有更長的時間做了更多想做的事，沒有浪費時間。積閱八七的錫老，該無憾了。

——一七六、九、一記者節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 
本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  
一·五三六四二〇六，即  
可收到書刊。